

前漢書

殿版斷句

廣益書局刊行

前漢書卷三

志(下)

五行志(一)

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雒出書聖人則之師古曰上繫之辭也則效也劉歆以爲慮羲氏繼天而王師古曰虞讀與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師古曰放效河圖而畫八卦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師古曰取法雒書而陳洪範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師古曰父師即太師殷之三公也箕子紂之諸父而爲太師故曰父師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虛己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師古曰祀年也商曰祀自王迺言曰烏嚶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殫斂服虔曰嚶音降應劭曰陰覆也嚶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嚶音實嚶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陞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助合其居也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陞塞也汨亂也水性流行而鯀障塞之失其助合其居也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音帝乃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殫斂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畀與也鯀則殛死禹迺嗣興師古曰殛誅也見誅而力反居力反天迺錫禹洪範九疇音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殫斂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初一日五行師古曰謂之行者言順天行氣次二曰羞用五事師古曰羞進也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爲八政首故以農爲名也師古曰次四曰用五紀應劭曰叶合也合五行謂之條紀也師古曰叶讀曰叶和也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次六曰艾用三德應劭曰艾治也治大中次七曰明用稽疑應劭曰疑事明考之於蓍龜次八曰念用庶徵師古曰念思也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所以嚮樂

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為河圖雜書相為經緯

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其文也演音弋善反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

咎徵天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宣元之後劉

向治穀梁春秋數其舛福傳以洪範師古曰說古文禍字以洪範義傳而與仲舒錯師古曰錯不同也至向子歆治左氏

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搢紳舒別向歆師古曰搢紳與擊同謂引取之搢音來敢反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

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舉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師古曰傳讀曰附謂比附其事

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師古曰皆水火自然之性也木曰曲直

師古曰言可揉而曲可矯而直金曰從革張晏曰革更也土爰稼穡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傳曰田獵不弇服虔曰

時也或曰不豫戒曰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臣瓚

不宿不戒以其時也飲食不享師古曰不行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臣瓚

奪農時以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師古曰坤下巽上觀巽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

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師古曰玉佩上有雙衡下有雙璫璫瑪瑙以維之衝牙玼珠以納其間右徵角而左宮羽

步干登車有和鸞之節師古曰和鈴也而栖衡銜鈴焉施於鏢上動皆有聲以為舒疾之節也田狩有三驅之制師古曰謂田獵

禮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飲食有享獻之禮師古曰以禮飲食謂之出入有名使民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

此則木得其性矣若迺出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度師古曰沈湎謂溺於酒食湎音彌善反妄興絲役以奪民時作為

姦詐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曲矯矢不直也及木為變怪臣瓚曰梓柱更生是為

木不曲直。春秋成公十六年正月。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霧氣寒。師古曰。霧。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音紛。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喬如出奔。公子偃誅死。
師古曰。叔孫喬如。叔孫宣伯也。通於宣公夫人穆姜。謀喬如之謀。故見誅。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
師古曰。行父。季文子也。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事並在十六年冬。隨晉受喬如之譖而止。公是年九月。又信喬如之譖而執。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隔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
師古曰。晉楚戰于中目。隔陵。鄭地。屬常雨也。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
師古曰。鄉。書云。知人則愆。能官人。
師古曰。虞書告誡。懋之辭。愆。智也。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
師古曰。謂穆高以下。遠四佞。

而放諸壑。師古曰。四佞。即四凶。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浸潤。也。遠離也。壑。古野字。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焉。可謂明矣。
師古曰。適言積漸也。膚受。謂初入皮膚。以至骨髓。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
師古曰。敬重功勳。殊別適庶。
師古曰。適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

或燿虛僞。讒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
師古曰。炎。災宗廟。燒宮館。雖與師衆。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春秋桓公十四年。八月壬申。御廩災。董仲舒以爲先是四國共伐魯。大破之於龍門。
韋昭曰。百姓傷者。未瘳。怨咎未復。而君臣俱惰。內怠政事。外侮四鄰。非能保守宗廟。終其天年者也。故天災御廩以戒之。劉向

以爲御廩。夫人八妾所舂米之臧。以奉宗廟者也。
師古曰。一娶九女。正嫡一時。夫人有淫行。
師古曰。謂通於齊侯。挾逆心。
師古曰。請欲。天戒若曰。夫人不可以奉宗廟。桓不寤。與夫人俱會齊。
師古曰。十八年春。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也。
夫人譖桓公於齊。

侯。師古曰：言世子同。齊侯殺桓公。師古曰：齊侯享公，公醉，使公子彭生乘公，拉其幹而殺之。公薨于車。劉歆以爲御廩，公所親耕籍田，以奉粢盛者

也。師古曰：黍稷曰粢。法度亡禮之應也。嚴公二十年夏，齊大災。師古曰：嚴公謂莊公也。避明帝諱，故改。劉向以爲

齊桓好色，聽女口，以妾爲妻，適庶數更。師古曰：更，改也。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而桓公好內，多寵

生。孝公萬福，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裏公，以爲太子。易牙有寵於桓公，好內，多寵

衛恭姬，因侍人貂以薦羞於公。請立武孟。公許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適讀曰：嫡，下亦同。數音所角反。故致大

災，桓公不寤，及死，適庶分爭，九月不得葬。師古曰：魯僖十七年，齊桓公卒，易牙入，因內寵以殺羣吏，立無虧。孝公

孝公而還。八月，葬桓公。是爲過於九月，乃得葬也。公羊傳曰：大災疫也。董仲舒以爲魯夫人淫於齊，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國君民之父

母，夫婦生化之本，本傷則末夭，故天災所予也。李奇曰：以爲釐公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師古曰：釐讀曰穀梁

以爲愍公宮也，以諛言之，則若疏，故謂之西宮。劉向以爲釐立妾母爲夫人，以入宗廟。師古曰：僖公之母，謂成風

母。遂同夫人禮。文四年，經書夫人風氏薨。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是也。故天災愍宮。若曰：去其卑而親者，將害宗廟之正禮。師古曰：愍公於僖

舒以爲釐嬖於楚，而齊媵之。脅公使立以爲夫人。師古曰：僖公初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時齊先人之居也。若曰：妾何爲此宮，誅去之意也。以天災之故大之曰西宮也。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言西知有東，東

宮太子所居，言宮舉國皆災也。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師古曰：公羊經曰：成周，洛陽也。榭者，所以臧樂器，宣其名也。董仲舒

劉向以爲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即王子捷也。召伯毛伯，周二大夫也。召讀曰邵。後皆類此。天子不能誅，天戒若曰：不能行政令，

何以禮樂爲而臧之。左氏經曰：成周宣榭火，人火也。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榭者，講武之坐屋。成公三年二月，甲子

新宮災，穀梁以爲宣宮不言諛恭也。劉向以爲時魯三桓子孫始執國政，宣公欲誅之，恐不能使大夫公孫歸父

如晉謀未反。宣公死。三家譖歸父於成公。成公父喪未葬。聽讒而逐其父之臣。使奔齊。師古曰。三桓謂孟孫叔孫季孫三家俱出桓公之子也。公孫歸父。東門襄仲之子也。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宣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故天災宣宮。明不用父去之。而宣公薨。成公即位。季文子及臧宣叔。乃逐東門氏。歸父還。復命於介。遂出奔齊。

命之象也。一曰。三家親而亡禮。猶宣公殺子赤而立。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即子惡也。宣公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示去三家也。董仲舒以殤成居喪亡哀戚心。數與兵戰伐。師古曰。謂元年作丘甲二年。季孫行父帥師會晉。師古曰。赤。文公太子。即子惡也。宣公亡禮而親。天災宣廟。欲

災其父廟。示失子道。不能奉宗廟也。一曰。宣殺君而立。不當列於羣祖也。襄公九年。春。宋災。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逐其大夫華弱。出奔魯。師古曰。華弱。華耦之孫也。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左氏傳曰。宋災。樂喜爲司。城。師古曰。司。城本司空。避武。先使火所未至。徹小屋。及之。故徹去。塗大屋。泥塗之。令火至不可焚。陳春菴。應劭曰。也。讀與本同。羣居玉反。具。綆。缶。師古曰。綆。汲索也。缶。備水器。師古曰。罄。盡之屬也。許氏說文。畜水潦。積土塗。師古。土也。師古曰。羣居玉反。具。綆。缶。師古曰。綆。汲索也。缶。備水器。師古曰。罄。盡之屬也。許氏說文。畜水潦。積土塗。師古。行潦也。畜。讀曰蓄。蓄。謂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修。守。表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儲正徒。師古曰。儲。待也。正。障遏聚之也。塗。泥也。繕。守備。師古曰。繕。謂補修之也。修。守。表火道。師古曰。火之所起。儲正徒。師古曰。儲。待也。正。紀郊保之民。使奔火所。保聚者也。使奔火所。共救災也。又飭衆官。各慎其職。師古曰。飭。管侯聞之。問士弱曰。師古。反。晉大夫。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入火。師古曰。味。是故味爲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閱其旼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知有天道。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亡象不可知也。韋昭曰。大亂之君。說曰。古之火正。謂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昧七星。師古曰。昧。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閼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故曰。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也。相土商祖。契

之曾孫。師古曰契讀曰偃音先列反字或作偃其用同耳。代闕伯後主火星。宋其後也。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賢

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亡象。天不譴告。故不可必也。三十年五月甲午宋災。董仲舒以爲伯姬如宋五年。宋

恭公卒。師古曰伯姬魯宣公女恭姬也。成九年歸于宋。十五年而宋公卒。今云如宋五年則是傳寫誤。伯姬幽居守節三十餘年。又憂傷國家之患禍。積陰生陽。

故火生災也。劉向以爲先是宋公聽讒而殺太子痤。師古曰痤宋平公太子也。寺人惠牆伊戾譖太子云。應火不

炎上之罰也。左氏傳昭公六年六月丙戌鄭災。是春三月鄭人鑄刑書。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師古曰士文伯

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臧爭辟焉。師古曰鑄刑於鼎。故稱刑。器法設下爭故云爭辟。火而象之。不火何爲。說曰。火星出於周五月。而鄭

以三月作火鑄鼎刻刑辟書。以爲民約。是爲刑器爭辟。故火星出。與五行之火爭明爲災。其象然也。又棄法律之

占也。不書於經時不告魯也。九年夏四月陳火。師古曰董仲舒以爲陳夏徵舒殺君。楚嚴王託欲爲陳討賊。陳國

關門而待之。至因滅陳。師古曰夏徵舒陳卿夏南即少西氏也。徵舒之母通於靈公。靈公飲酒于夏氏。徵舒討而

縣陳事在宣公十一年。○劉敞曰。子按昭九年。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

夏徵舒事。且六十歲矣。仲舒之言一何謬乎。陳臣子尤毒恨甚。極陰生陽。故致火災。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

殺陳太子偃師。師古曰招謂陳哀公之弟偃師。即哀公子也。哀公有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八年十月壬

午。楚師滅陳。師古曰莊王初雖縣陳。納申叔時之諫。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師古曰九年火時陳

國者以楚蠻夷不許其滅中之夏國。左氏經曰。陳災。傳曰。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竈師古曰裨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

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

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說曰。顓頊以水王。陳其族也。師古曰陳舜後也。舜本出顓頊。今茲歲在星紀。後五年在大梁。大梁昂也。金

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楚之先爲火正故曰楚所相也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
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然則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
故水以天一爲火二牡木以天三爲土十牡土以天五爲水六牡火以天七爲金四牡金以天九爲木八牡陽奇
爲牡陰耦爲妃師古曰奇音居宜反故曰水火之牡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爲水爲中男離爲火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自大梁
四歲而及鶉火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而陳卒亡火盛水衰故曰天之道也哀公十七年七月己
卯楚滅陳昭十八年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董仲舒以爲象王室將亂天下莫救故災四國言亡四方也又宋衛
陳鄭之君皆荒淫於樂不恤國政與周室同行陽失節則火災出是以同日災也劉向以爲宋陳王者之後師古曰宋
微子啓本出殷陳胡公滿衛鄭周同姓也師古曰衛康叔文王之弟時周景王老劉子單子事王子猛師古曰劉子
有虞苗裔皆王者之後單子穆公旗也皆周大夫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師古曰尹氏文公國也召伯莊公奭也毛伯毛
也猛景王太子單音善尹氏召伯毛伯事王子鼂師古曰尹氏文公國也召伯莊公奭也毛伯毛子鼂楚之出
也師古曰姊妹之子曰出及宋衛陳鄭亦皆外附於楚亡尊周室之心後三年景王崩王室亂故天災四國天戒若曰不救
周反從楚廢世子立不正以害王室明同臯也定公二年五月雉門及兩觀災師古曰雉門公宮南門也兩觀謂闕董仲舒劉向以
爲此皆奢僭過度者也先是季氏逐昭公昭公死于外師古曰謂薨于乾侯定公卽位既不能誅季氏又用其邪說淫於女
樂而退孔子師古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勸定公受之天戒若曰去高顯而奢僭者一曰門闕號令所由出也今
舍大聖而縱有臯亡以出號令矣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釐宮災董仲舒劉
向以爲此二宮不當立違禮者也哀公又以季氏之故不用孔子孔子在陳聞魯災曰其桓釐之宮乎以爲桓季

氏之所出。釐使季氏世卿者也。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災。

師古曰：亳，社殿社也。

董仲舒劉向以爲亡國之社，所以爲戒也。師古曰：存

其社者，欲使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

天戒若曰：國將危亡，不用戒矣。春秋火災，屢於定哀之間，不用聖人而縱驕臣，將以亡國，不明

甚也。一曰：天生孔子，非爲定哀也。蓋失禮不明，火災應之，自然象也。高后元年五月丙申，趙叢臺災。劉向以爲是

時呂氏女爲趙王后，嫉妒，將爲讒口以害趙王，王不寤焉。卒見幽殺。惠帝四年十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臧冰之

室，丙子織室災。師古曰：織，作之室。

劉向以爲元年呂太后殺趙王如意，殘戮其母戚夫人，是歲十月壬寅，太后立帝姊魯

元公主女爲皇后，其乙亥凌室災。明日織室災。凌室所以供養飲食，織室所以奉宗廟衣服，以春秋御廩同義。天

戒若曰：皇后亡奉宗廟之德，將絕祭祀。其後皇后亡子，後宮美人有男，太后使皇后名之，而殺其母。惠帝崩，嗣子

立，有怨言。太后廢之，更立呂氏子弘爲少帝，賴大臣共誅諸呂，而立文帝。惠后幽廢，文帝七年六月癸酉，未央宮

東闕罌災。

師古曰：罌，闕之屏也。解具在文紀。

劉向以爲東闕所以朝諸侯之門也。罌在其外，諸侯之象也。漢興，大封諸侯王

連城數十，文帝卽位，賈誼等以爲違古制度，必將叛逆。先是濟北淮南王皆謀反，其後吳楚七國舉兵而誅，景帝

中五年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先是栗太子廢爲臨江王。

師古曰：景帝太子栗姬所生，謂之栗太子。

以罪徵詣中尉自殺。丞相條侯

周亞夫以不合旨稱疾免。後二年下獄死。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董仲舒

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

師古曰：比，類也。音必寐反。

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

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執。師古曰：執，成也。而孔子之聖方盛，

夫以盛聖而易執惡，季孫雖市，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師古曰：兩觀，天子之制也。天

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師古曰。燔音煩。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師古曰。前是謂此時之前也。見。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天之道也。令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狠難治甚矣。師古曰。狠。積也。謂積敝也。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師古曰。揚。謂振揚張大也。恣睢者衆。服虔曰。自恣意怒貌也。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令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師古曰。遠。難也。謂離正道者也。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師古曰。仄。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臯當重。燔簡臯富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太尉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王。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六年。迺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奉秋誅。顯斷於外。不請。師古曰。顯與專同。不請者。不待奏報。既還奏事。上皆是之。太初元年十一月乙酉。未央宮柏梁臺

災。先是大風發其屋。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後有江充巫蠱衛太子事。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鑄鐵。鐵銷。皆飛上

去。○宋祁曰：鐵。鐵疑作錢。錢。此火爲變。使之然也。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釐爲丞相。後月巫蠱事興。帝女諸邑公主。陽石公主。

師古曰：諸。琅邪之縣也。公主所食曰邑。丞相公孫賀。子太僕敬聲。平陽侯曹宗等。皆下獄死。七月。使者江充掘蠱。故謂之諸邑。陽石。北海之縣。字亦作羊。

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充。舉兵與丞相劉屈釐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師古曰：湖。縣名。

也。卽今園鄉。湖。城二縣界。明年。屈釐復坐祝禮要斬。師古曰：禮。古。妻。梟首也。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鐵不下。

祁曰：作錢。隆。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音止。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爲十一。鑪中銷鐵。散如流星。皆上

去。與征和二年同象。其夏。帝舅五人封列侯。號五侯。師古曰：譚。商音。元舅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秉政。後二年。丞

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明年京兆尹王章訟商忠直。言鳳顓權。鳳誣章以大逆罪。下獄死。妻子徙合

浦。後許皇后坐巫蠱廢。而趙飛燕爲皇后。妹爲昭儀。賊害皇子。成帝遂亡嗣。皇后昭儀皆伏辜。一曰。鐵飛屬金不

從革。昭帝元鳳元年。燕城南門災。劉向以爲時燕王使邪臣通於漢。爲讒賊謀逆亂。南門者通漢道也。天戒若曰。

邪臣往來爲姦讒於漢。絕亡之道也。燕王不寤。卒伏其辜。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廟正殿災。劉向以爲孝文。太

宗之君。與成周宣榭火同義。先是皇后父車騎將軍上官安。安父左將軍桀。謀爲逆。大將軍霍光誅之。皇后以光

外孫年少不知。居位如故。光欲后有子。因上侍疾。醫言禁內。後宮皆不得進。唯皇后顯寢。皇后年六歲而立。十三

年而昭帝崩。遂絕繼嗣。光執朝政。猶周公之攝也。是歲正月。上加元服。師古曰：謂冠也。通詩尙書。有明愍之性。光亡周公

之德。秉政九年。久於周公。上旣已冠。而不歸政。將爲國害。故正月加元服。五月而災見。古之廟皆在城中。孝文廟

始出居外。天戒若曰：去貴而不正者。宣帝既立，光猶攝政，驕溢過制，至妻顯殺許皇后，光聞而不討，後遂誅滅。宣帝甘露元年四月丙申，中山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元帝初元三年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劉向以爲先是前將軍蕭望之、光祿大夫周堪輔政，爲佞臣石顯許章等所譖，望之自殺，堪廢黜。明年白鶴館災，園中五里馳逐走馬之館。師古曰：五里者，言其周迴五里。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近逸遊，不正之臣將害忠良。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免官。孟康曰：夜於上林苑下，舉火馳射也。烽，或作燐。晉灼曰：冠首曰烽，競走曰逐。師古曰：孟說是。永光四年六月甲戌，孝宣杜陵園東闕南方災。劉向以爲先是上復徵用周堪爲光祿勳，及堪弟子張猛爲太中大夫，石顯等復譖毀之，皆出外遷。是歲上復徵堪領尙書，猛給事中。石顯等終欲害之，園陵小於朝廷，闕在司馬門中，內臣石顯之象也。孝宣親而貴門闕，法令所從出也。天戒若曰：去法令，內臣親而貴者，必爲國害。後堪希得進，見因顯言事，事決顯口，堪病不能言，顯誣告張猛自殺於公車。成帝卽位，顯卒伏辜。成帝建始元年正月乙丑，皇考廟災。初宣帝爲昭帝後，而立父廟於禮不正。是時大將軍王鳳顯權，擅朝甚於田蚡，將害國家，故天於元年正月而見象也。其後濞，師古曰：濞，古字。濞，漸也。五將世權，遂以亡道。孟康曰：謂王五大司馬也。師古曰：謂鳳音商，根莽也。鴻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廟北闕災。十一月甲寅，許皇后廢。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災。戊午，戾后園南闕災。是時趙飛燕大幸，許后既廢，上將立之，故天見象於凌室。與惠帝四年同應。戾后衛太子，妄遭巫蠱之醜。宣帝既立，追加尊號，於禮不正。又戾后起於微賤，與趙氏同應。天戒若曰：微賤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廟，將絕祭祀，有凶惡之醜。王其六月丙寅，趙皇后遂立，姊妹驕妒，賊害皇子，卒皆受誅。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長樂宮臨華殿及未央宮東司馬門災。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園東闕南方災。應樂宮，成帝母王

太后之所居也。未央宮，帝所居也。霸陵，太宗盛德園也。是時太后三弟相續秉政。

師古曰：謂陽平侯鳳、安陽侯

宗居位，充塞朝廷。兩宮親屬，將害國家。

師古曰：謂太后家王氏、皇故大象仍見。師古曰：明年，成都侯商薨，弟曲陽

侯根代爲大司馬秉政。後四年，根乞骸骨，薦兄子新都侯莽自代，遂覆國焉。哀帝建平三年，正月，癸卯，桂宮鴻寧

殿災。帝祖母傅太后之所居也。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等號齊尊，大臣孔光、師丹等執政，以爲不可。太后皆免官

爵，遂稱尊號。後三年，帝崩，傅氏誅滅。平帝元始五年七月己亥，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

師古曰：原廟，重廟也。

高皇帝廟在長

安城中，後以叔孫通譏複道，故復起原廟於渭北，非正也。是時平帝幼，成帝母王太后臨朝，委任王莽，將篡絕漢

墮高祖之廟。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故天象見也。其冬，平帝崩，明年，莽居攝，因以篡國，後卒夷滅。

傳曰：治宮室，飾臺榭，有室曰臺，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

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

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若不故禹卑宮室，然矣。卑宮室而盡力於溝洫，謂勤

於治水，而所文王刑于寡妻，師古曰：大雅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論語載孔子曰：禹吾無間

居狹陋也。

此美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旁及兄弟宗族，又廣以政教治家邦。此聖

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迺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

不成。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董仲舒以爲夫人哀姜淫亂。

師古曰：哀姜，莊公夫人齊女也。

逆陰氣，故大水也。劉向以爲水

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者也。是時夫人淫於二叔，內外亡別。

師古曰：二叔，謂莊公二弟仲慶父及

叔牙。又因凶饑，一年而三築臺。

師古曰：謂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薊，秋築臺于秦也。則薛秦皆魯地也。

故應是而稼穡不成，飾臺榭內淫亂之罰。

云遂不改寤四年而死師古曰莊公三十二年薨距大水無麥禾凡四歲也既流二世師古曰謂子般及閔公皆殺死奢淫之患也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秋分

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所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師古曰商

頌長發之詩也虔固也此美殷湯與師出征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師古曰周頌時邁之詩也戰聚也櫜韜也

固持其鉞以誅有罪威力猛盛如火熾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言天下太平兵不復用故戢斂而韜藏也

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師古曰言以和兌使人雖犯危難不顧其生也易兌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迺貪

欲恣睢師古曰唯音呼季反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鐵冰滯涸堅不成者衆師古曰涸讀與涇同

反春秋左氏傳曰涇陰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左氏傳曰昭公八年春石言於晉晉平公問於師曠師古曰音大

對曰石不能言神或馮焉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師古曰讟痛怨之言也音讀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令宮室崇修民力彫盡怨

讟並興莫信其性師古曰信猶保也性生也一說石之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麗祁之宮師古曰麗祁地在絳西臨汾水

斯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師古曰反向音大夫羊舌肸也劉歆以爲金石同類是爲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爲石白色

爲主屬白祥成帝鴻嘉三年五月乙亥天水冀南山大石鳴師古曰天水之聲隆隆如雷有頃止開年襄二百四

十里事昭曰天水縣鑿雞皆鳴師古曰雞也石長丈三尺廣厚略等師古曰廣及厚皆如其長旁著岸脅去地二百餘丈民俗名曰石鼓石

鼓鳴有兵是歲廣漢鉗子謀攻牢師古曰鉗子謂鉗徒也牢繫重囚之處纂死臯囚鄭躬等盜庫兵劫略吏民衣繡衣自號曰山君

黨與窳廣明年冬迺伏誅自歸者三千餘人後四年尉氏樊並等謀反殺陳留太守嚴普自稱將軍山陽亡徒蘇

以奉陵邑。作治五年不成。乃罷昌陵。還徙家。師古曰。初徙人陪昌陵者。令皆還其本居。石鳴與晉石言同應。師曠所謂民力彫盡。傳云。輕百姓者也。歷祁離宮去絳都四十里。昌陵亦在郊。壑皆與城郭同占。城郭屬金。宮室屬土。外內之別云。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臧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臧。精神放

越。聖人爲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

事。師古曰。禮來也。柔。安也。謂招來。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

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遇不敬鬼神。政令逆時。則水

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京房易傳曰。顯事有知。誅罰絕理。厥

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水殺人。辟遇有德。茲謂狂。應劭曰。辟。天子也。有

厥災水。水流殺人。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李奇曰。歸罪過於民。不罪已也。張晏曰。謂釋有

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解舍也。王者於大敗。誅首惡。赦其衆。不則皆函陰氣。

師古曰。函。誣與合同。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宋祁曰。穀當作菽。桓公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桓弑兄隱公。民臣痛隱而賤

桓。後宋督弑其君。師古曰。宋華父督爲太宰。弑。傷公事在桓公二年。諸侯會將討之。師古曰。謂齊陳鄭也。桓受宋賂而歸。師古曰。謂鄆大鼎。又背宋。諸侯由

是伐魯。仍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愈怨。師古曰。桓會宋公者五。與宋公燕人盟。已而背盟伐宋。宋公燕人

三年。夏。復大水。一曰。夫人驕淫。將弑君。陰氣盛。桓不寤。卒弑死。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師古曰。許田。魯朝

別廟。桓既篡位。遂以許田與鄭。而取鄭之祔田。故云不祀周公。廢祭祀之罰也。嚴公七年。秋大水。亡麥苗。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文姜。與兄齊襄

公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取齊女未入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十一年秋宋大水

董仲舒以為時魯宋比年為乘丘鄆之戰師古曰比年頻年也莊十年公敗宋師于乘丘十百姓愁怨陰氣盛故

二國俱水劉向以為時宋愍公驕慢睹災不改明年與其臣宋萬博戲婦人在側矜而罵萬萬殺公之應師古曰

夫也戰敗獲于魯復歸宋又為大夫與愍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愍公絕其脰而死事在莊十二年

魯侯耳愍公矜此婦人妒其言顧曰此慶也爾慶焉知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愍公絕其脰而死事在莊十二年

年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為夫人哀姜淫亂不婦陰氣盛也劉向以為哀姜初入公使大夫宗婦見用幣師古

婦同姓之婦也大夫妻及宗婦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

見夫人者皆令執幣是踰禮也又淫於二叔公弗能禁臣下賤之故是歲明年仍大水劉歆以為先是嚴飾宗廟

刻桷丹楹以夸夫人臣贊曰桷榑也章昭曰楹柱也師古曰莊公二十三年簡宗廟之罰也師古曰宣公十年秋

大水饑董仲舒以為時比伐邾取邑師古曰比頻也十年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釋故云比年也亦見報復兵讎連結

百姓愁怨劉向以為宣公殺子赤而立子赤齊出也師古曰赤母姜氏赤死姜氏大故懼以濟西田賂齊師古曰

位與齊侯會于平州以定其位元年六邾子纘且亦齊出也師古曰纘且紉文公之子邾定公也亦齊

月齊人取濟西田為立公故以賂齊也邾子纘且亦齊出也師古曰纘且紉文公之子邾定公也亦齊

邾交兵師古曰比頻也臣下懼齊之威創邾之旤師古曰創懲艾皆賤公行而非其正也成公五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

以為時成幼弱政在大夫前此一年再用師師古曰成三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明年復城鄆以彊私家師古

年城鄆師古曰比頻也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師古曰仲孫蔑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

氏邑音運仲孫蔑叔孫僑如顓會宋晉陰勝陽師古曰仲孫蔑孟獻子也成五年春仲孫蔑如宋夏叔

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為先是一年齊伐晉襄使大夫帥師救晉師古曰襄二十三年秋齊伐衛遂伐後又侵

齊師古曰二十四年國小兵弱數敵彊大百姓愁怨陰氣盛劉向以為先是襄慢鄰國是以邾伏其南師古曰十

伐我南齊伐其北師古曰十六年齊人伐我北鄙是也莒伐其東師古曰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是也百姓騷動後又仍犯彊齊也師古曰十八年公
鄭伯同齊二十三年救齊大水饑穀不成其災甚也高后二年夏漢中南郡大水水出流四千餘家四年秋河
南大水伊雒流千六百餘家汝水流八百餘家八年夏漢中南郡水復出流六千餘家南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
漢水之上也音彌善反是時女主獨治諸呂相王文帝後三年秋大雨晝夜不絕三十五日藍田山水出流九百餘家燕壤
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先是趙人新垣平以望氣得幸爲上立渭陽五帝廟欲出周鼎以夏四月郊見上帝
師古曰事並見郊祀志歲餘懼誅謀爲逆發覺要斬夷三族是時比再遣公主配單于賂遺甚厚師古曰比類也高祖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冒頓
單于閼氏冒頓死其子老上單于初匈奴愈驕侵犯北邊殺略多至萬餘人漢連發軍征討戍邊元帝永光五年
夏及秋大水潁川汝南淮陽廬江雨壞鄉聚民舍及水流殺人先是一年有司奏罷郡國廟是歲又定迭壞師古曰
盡則毀故云迭毀罷太上皇孝惠帝寢廟皆無復修通儒以爲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師古曰石顯宦者故曰刑臣成帝建始
三年夏大水三輔霖雨三十餘日郡國十九雨山谷水出凡殺四千餘人壞官寺民舍八萬三千餘所元年有司
奏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于長安南北郊二年又罷雍五畤郡國諸舊祀凡六所

【考證】

五行志上禹治洪水賜籙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臣召南按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言圖書二者皆出于伏羲之世故則之以畫八卦卽尙書本文祇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不云錫禹以洛書亦不云禹因洛書陳洪範也以洛書爲洪範始于孔安國書傳而劉歆父子又言之後儒遂依其說